

重訂唐詩鼓吹箋注

函一
十冊
函

東岳艸堂評訂唐詩鼓吹卷之六

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古岡後學廖文炳解

虞山後學

錢朝鼎

王俊臣

叅校

王清臣

陸貽典

吳門朱三錫評男

之敏同訂

杜牧

字牧之京兆人也太和二年進士舉賢良方正爲江西團練府巡官累遷左補闕監察御史

史進中書舍人卒有樊川集行於世

△按牧之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

分司東都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歷黃池睦三

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

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

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

大事指陳利病尤切至從兄崧更歷將相而牧
困躋不自振頗快快不平卒年五十自爲墓誌
悉取所爲文焚之其甥裴廷翰輯樊川集二十
卷外集一卷今存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太
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
張樂有吳武陵者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
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擢笏郾讀之
乃杜牧阿房宮賦辭意警拔而武陵善吐鴻暢
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
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
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牧爲
御史分務雒陽時李司徒厚罷鎮閒居聲伎豪
俊雜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
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邀
之杜獨坐向南瞻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
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疑睨良久曰名不虛
傳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
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
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
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不拘細行故詩有十
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牧佐宣城幕
遊湖州刺史崔君張水戲使州人舉觀令牧開

行閱奇麗得垂髻者十餘歲後十四年牧刺湖州其女已嫁生子矣乃悵而為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晚唐

李給事

即李中敏也

一章緘拜皐囊中

漢文帝集上書皐囊為帷帳後漢靈帝以妖異數見特詔問蔡邕邕表以

皐囊封上注凡章表

言密事皆用皐囊歷歷朝廷有古風元禮去歸緱氏

學

後漢李膺字元禮潁川人性簡抗無所交接為司隸校尉及遭黨事下黃門北寺獄遇赦膺乃退居緱氏

縣

教授生徒○李給事江克來見大臺宮前漢江克字

因論

鄭注告滿歸潁陽江克來見大臺宮次倩趙國邯鄲人也見上於大臺宮言趙國事遂廢趙太子後構巫

故及

蠱事竟敗戾太子死克亦被誅○鄭注嘗對帝於浴室紛紜白晝驚千古鉄鑽朱殷幾一空鉄斧也鑽礎也刑人之具

杜牧

雄解嘲云徽以糾墨製以鑽鉄左傳曰左輪朱殷

身伏

鉄質曲突徙薪人不會前漢霍光傳客有為主者見

夏爲曲突遠徙其薪否者且有火海邊今作釣魚翁

患主人默然不應後家果失火

此因中敏勸早除鄭注不聽而作也首言給事阜囊

之奏長有古忠臣之風惜乎不聽乃告歸潁陽則猶

李膺之遭黨錮而歸綏氏已且鄭注見帝於浴室而

進讒諛亦如江克見君於犬臺而毀太子後至甘露

之變而紛紜白晝鉄鎖朱殷其不致危亡也幾希矣

以給事先見而帝不悟如曲突徙薪而人不備故中

敏見幾而作歸釣潁陽耳使早從其語豈非國家之

福哉○唐書李中敏字藏之系世隴西元和中擢進

士策性剛峭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

以目太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

敏上言斬注以快中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省前

漢書江克本名齊趙太子丹與齊忤齊西入關要名

克詣闕告丹姦亂攻剽天子怒遣使捕丹雜治法至

死後克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馳道中克以

屬吏會上病克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奏上疾崇

在巫蠱於是以克爲使者治巫蠱死者前後數萬人

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

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克

自臨斬之唐書文宗紀李訓鄭注謀誅內官許言金

吾仗舍石榴樹有甘露請上觀之內官先至金吾仗

見幕下伏甲遽扶帝輦入內故
訓等敗流血塗地京師大駭

朱東岳曰題曰李給事必是贈李給事之作篇中所
引俱切李給事但純用賦體另是一格

道一大尹存之廷美二學士簡於聖明自致霄漢

牧支離窮悴竊於一麾書美歌詩兼自言志呈

上三君子

九金神鼎重丘山

前漢郊祀志武帝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係象也黃帝作寶鼎

三三者天地人禹收九

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五玉諸侯雜佩環書舜典修五

等諸侯所執圭也疏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星座通霄狼鬣暗

後漢郎官上應列宿星座通霄言君子在位得時行道

也。六象列星圖曰天派九星在狼星東南為天弓也

主備盜賊常屬天向狼星魏明帝景初元年八月庚寅
夜有大流星長數丈白色有芒鬣詩言狼鬣暗言小人

不得戍樓吹角虎牙開後漢來歙叱蓋延曰虎牙斗間

紫氣龍埋獄唐買劍注天上洪爐帝鑄顏楊子或曰人

子鑄顏回矣注顏子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教之若念

乃庶幾於道是學猶鑄也於道一本作聖人

西河舊交友魚符應許出函關隋書高祖頒木魚符於

木魚符頒於外

官五品以上

莊子天地為爐日月為

火陰陽為炭鑄成萬物

此詩美三君子在朝致治而與其薦引也首言天子

一統九州之鼎重於丘山分別五等諸侯皆執玉佩

環而朝天子當此時星座明而狼鬣暗喻君子進而

小人退也戍樓靜而虎牙閒言世道治而將士閒也

五言不得顯達如龍劍之埋六望三君子麾而起之

如洪爐之鑄但恐不見念耳若念舊交而薦拔焉則

魚符之詔必出函關而召我矣此詩前四句美三

君子之功業五六句自言其志末致屬望之意

朱東岳曰通首氣局宏大其大意謂天下太平正士

人及時行道之會明良在上正國家薦賢圖治之時也

故洛陽城有感

△洛陽卽周公所營成周也東漢西晉後魏皆都此今河南府

一片宮牆當道危行人爲汝去遲遲華圭苑裏秋風起

後漢靈帝光和三年作華圭靈苑周一千五百步西苑周三千三百步皆華羅之注並在洛陽宣平門外

平樂館前斜日時

張衡東京賦曰其西則平樂館有平樂都城視遠之館黨錮豈能留

△一本

漢鼎

後漢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告李膺等養

風俗靈帝大怒乃逮捕黨人如實武劉淑陳蕃荀昱杜

密之徒皆在黨中其死徙者六七百人○汾陰得寶鼎

武帝嘉之羣臣皆賀得周鼎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問之對曰臣聞周德上昭天下漏泉上天報應鼎爲周

出故曰周鼎今漢繼周昭德顯行天祚有德而寶鼎清

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

談空解識胡兒
晉書載記石勒敗洛陽倚嘯上東門王
衍見而異之曰何胡雛吾觀其聲恐爲

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千燒萬戰坤靈死也。易曰坤地道

勒已去王衍能清談文慘慘終年鳥雀悲

命箴曰普彼坤靈得天作制。文慘慘終年鳥雀悲

選靈光殿賦云據坤靈之寶勢。文慘慘終年鳥雀悲

此經洛陽懷漢晉興廢之事而作也首言過此見宮

墻之危而不忍去蓋恨漢之亡也夫其所以然者以

靈帝造華主平樂以遊佚又聽信讒言興黨錮之禍

以害賢良耳至晉則尚清談雖王衍先議胡兒之患

亦何補於敗亡哉噫洛陽用武之地屢經兵火之變

坤靈亦滅惟見長年鳥雀之悲耳能不過故城而有

感乎。華後漢書靈帝紀作單

朱東岳曰眼見宮墻倒壞忽然想起當年去遲遲有

無限低徊之意華主平樂言前代佚遊可爲儆戒秋

風斜日言今日荒涼可爲傷感正寫去遲遲三字也

黨錮清談又舉漢晉實事言之以見無補敗亡之意

千燒萬戰鳥雀興悲正爲此也

潤州

州府卽鎮

向吳亭東千里秋

向吳亭在潤州府治之西南

放歌曾作昔年遊

鮑明

遠有放歌行

青苔寺裏無身迹綠水橋邊多酒樓大抵南朝

皆曠達

晉南渡後胡母輔之謝鯤畢卓羊曼相與輩閉室酣飲號爲八達

可憐東晉最

風流

晉五胡雲擾元帝都建康故曰東晉風流指王謝也

月明更想桓伊在

桓伊笛見

李郢羽林

一笛聞吹出塞愁

晉史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

援笳而吹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之羣胡皆垂泣而去○古樂府有出塞入塞之曲

胡母輔之輩并阮放阮孚光逸爲八達五胡者漢劉淵趙石勒燕慕容皝秦符堅後秦姚弋仲也笳捲蘆

葉吹

之

首言潤州向吳亭東望則清秋千里之遠昔曾放歌而遊於此今則寺裏青苔絕無身迹景象已寂寞矣

而橋迎綠水猶多酒樓見人物尚繁華也惜夫南朝士多曠達東晉雅尚風流皆無裨於世道感慨固係

之已况當月明之夜長笛一聲愁
聞出塞不且謂桓伊猶在人間耶

朱東岳曰潤州南枕大江東連吳會一起曰千里秋
優將潤州寫得分外出色亭東一望千里清光不覺
有感於昔年之遊也三四承之是因昔年而有感於
目前言寺猶昔日之寺橋猶昔日之橋無鳥跡是感
其衰多酒樓是誌其盛數年之內盛衰在目良可慨
也五六又因目前而有感於前代言潤州風稱佳麗
爲諸名士賦詩飲酒之場以南朝論之則士多曠達
以東晉論之則雅尚風流二者雖無補於世道而一
段高情逸興文人傑士瀟灑有餘杜公一生不拘細
行意氣閒逸觀其胸中眼底必深有旨乎晉人風味

矣。月明江上。感慨情深。故以夏想桓伊作結也。

又

謝朓

一本作朓

詩中佳麗地。

謝玄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

樓。夫差傳裏水犀軍。

國語曰吳敗越於會稽勾踐說國人曰寡人不量力與大國報仇寡

人之罪也。親爲夫差洗馬而歸。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不

少。恥而患其衆之不足也。南越志云。平定縣巨海有水。而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不

犀似牛。其出入。城高鐵甕橫。强弩。唐乾符中。周寶爲潤有光水爲之開。城高鐵甕橫。强弩。師築羅城二十餘里。

仍號鐵甕城。又云。吳孫權所築。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是水不近城。柳暗朱樓。

多夢雲。用陽臺事。畫角愛飄江北去。釣歌長向月中聞。揚

州塵土。試回首。不惜千金借與君。

言昔謝朓以此爲佳麗之地。夫差於此有水犀之軍。今州城固於鐵甕。而射潮之强弩。猶在柳色暗於朱

樓而雲雨之夢魂居多且畫角之聲飄江北而去漁人之唱向月中而聞回望揚州風景古來艷冶之處當不惜千金之費與君買笑追歡也

朱東岳曰一寫其佳麗二寫其強盛三承二來四承一來潤州在江之南揚州在江之北試看楊子江頭水光月色一望千里角聲清徹釣歌疊唱其時風景之妙不言可知千金買笑常亦不少惜矣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苑溪夾居人

宣州古宛陵地今

江南寧國府

六朝人物艸連空

金陵六朝紀異謂吳東晉宋齊梁陳

天澹雲閒古今同

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幙千家雨

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烟樹五湖東

五湖見薛
逢驚秋注

首言六朝文章人物皆已無存但芳艸連空而已至於天色雲容古今如舊是以鳥之去來依於山色人之歌哭雜於水聲此閣前山水之景與天色雲容俱久遠者也若夫簾幙深秋散千家之雨樓臺落日吹一笛之風苑溪居人之勝抑又如斯已然而余有惆悵者昔范蠡功成身退遊於五湖可謂識進退之宜矣今所可見者惟有五湖烟樹如蠡者豈得而見之哉言外有感嘆人已意

朱東岳曰起云六朝文物四字何等豪華緊接艸連空三字何等衰颯忽然而文物忽然而荒艸古今興廢亦復何限二云天澹雲閒古今同天也雲也自來無興無廢斯真眼前一段妙理早在寺中閣上當前指點出來去來歌哭再寫一由色水聲再寫二五六雖就閣前景色言之然寫秋日深秋寫日日落日真

所謂日復一日年又一年進退之機宜早自決故以
思范望湖作結也。簾幙五字是描寫深秋不是寫
雨樓臺五字是描寫落日不是寫風讀唐律者宜細
細辨之。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欲歸京

△舒州古舒國今江

南廬州府舒城縣

日暖泥融雪半消

杜詩泥融飛燕子

行人芳艸馬聲嬌九華山

路雲遮寺

九華山在池州

清弋江村柳拂橋

清弋江在宣州宣城縣西五十里

君意如鴻高的的

我心懸旆正搖搖

戰國策楚王曰寡人之心搖搖如懸

風中之旌。謝玄暉詩旅思倦搖搖

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正寂寥

此言春暖而行人戒途君由客路而過池州則九華之雲遮寺清弋之柳拂橋皆途中所經行者君之有

此行也如鴻之高舉而我亦將歸京心搖搖如懸旆
已憶昔與君同來不得與君同去則我歸京之日故
國尚逢春景第當相別之後
此心寥寂相思正未有已耳

朱東岳曰按杜與裴同官宣州是時杜拜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歸京裴卻棄官遊舒州故杜送之以詩也
一寫時二寫別三寫裴往舒州路四自寫歸京路五
言裴去志之甚高六自言初歸之未定故以不得同
歸寫別後之思耳

登池州九華峯寄張祐

九華舊名九子山翰林李
白以其峯如蓮華遂改作

九華

有

△一作百

感中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

無盡芳艸何年恨始休睫在眼前猶不見道非身外更

何求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此因登山觸景懷人而作也首言百事感心不能自
主况聞角聲孤起而懷人感事其又何窮耶若碧山
一對而愁思愈長芳艸一生而旅恨不息乃所爲百
感中來也以余念身世之事睫在眼前猶且不見道
非身外亦又何求因是而思君之高致以詩賦爲重
以封侯爲輕忘利修道此真能自見其睫近求諸身
者也其誰得而及之耶

朱東岳曰入手劈將有感於中不自由作起真有一
段登高望遠觸景興懷情不自己之况樓曰夕陽聲
曰孤起則所感愈不堪言矣三四皆寫不自由也人
生眼前之物猶未之見而身外之事偏多所求利名
碌碌終無已時此皆從煩惱中求生活也孰有忘名
修道雅情高致如張公子者乎後四句皆寫寄張祐